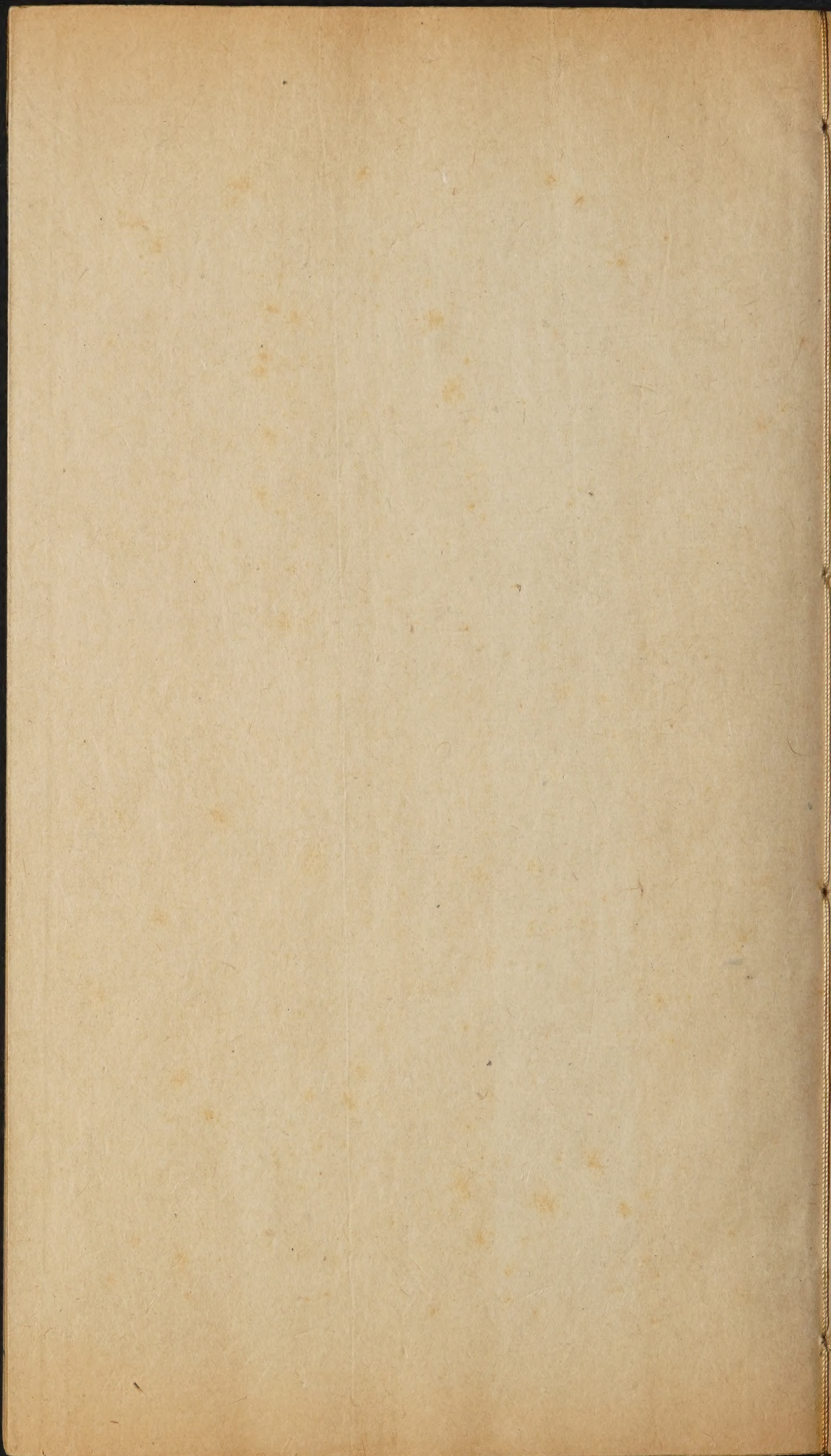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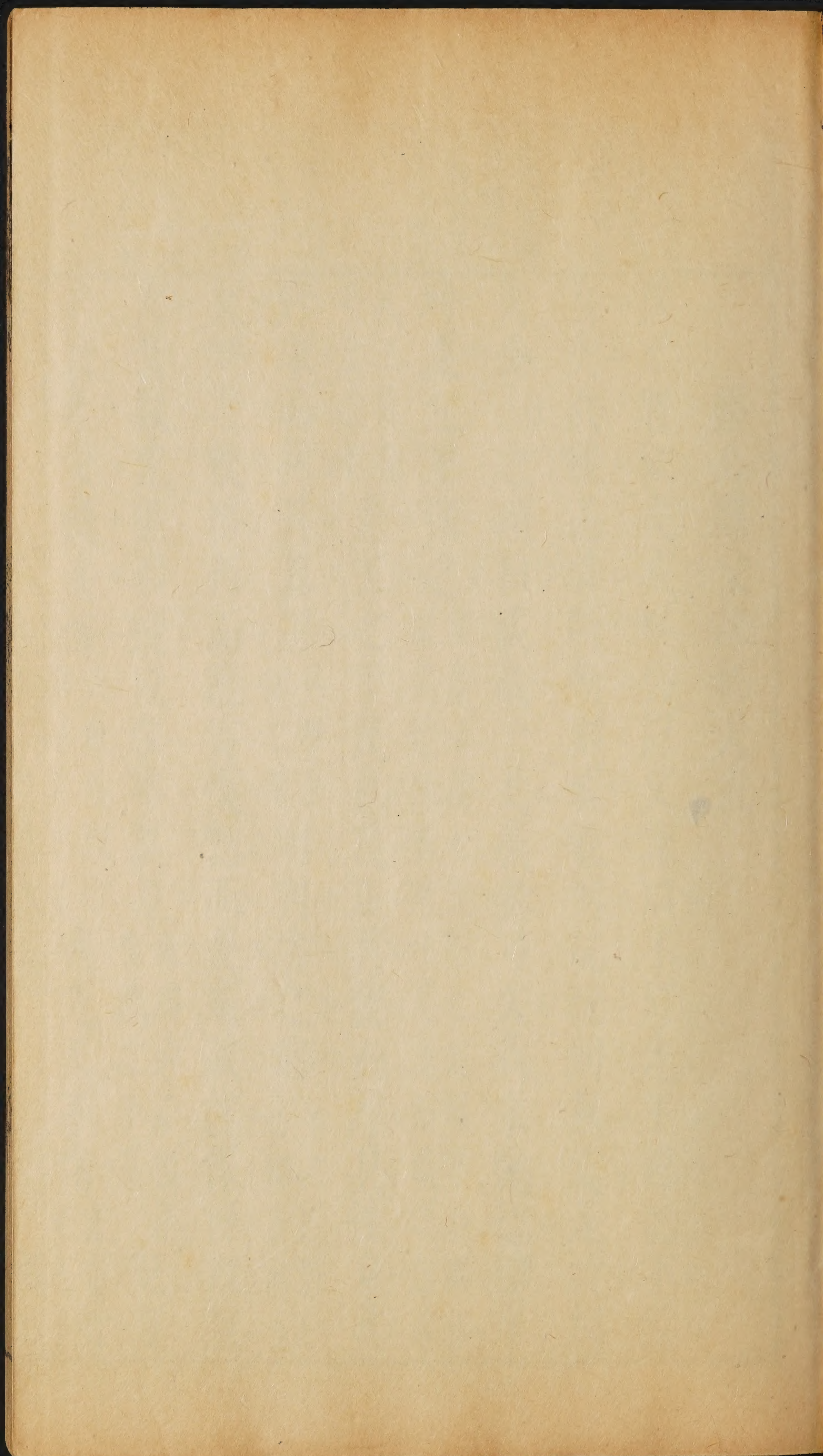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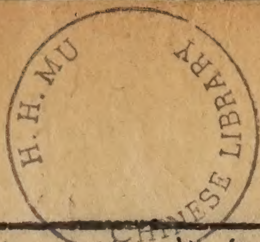






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讀此文可見文極醇正耀德不觀兵爲主腦終篇反覆意不越此先述先王耀德意作案行文微似周禮敘四世或詳或略詞致錯落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旦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戢櫜皆藏也天下已定藏其兵器惟求美德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時夏之美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兵甲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棄爲舜后稷不窋繼之于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大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窋音竹棄之子

武王不得已而用兵不失爲耀德今無故而觀兵犬戎則去武王之功遠矣

已前許多議論只用先王非務武也兩句截住照上耀德不觀兵看

非務武即不觀兵之謂勤恤民隱即耀德之謂兩相

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遷邠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大爲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周制九服甸服在侯服外此曰邦內者商制并王畿爲五祭公蓋以古名言也周禮則以蠻服爲要服亦足以相況邦外侯服。方五百里侯衛賓服總言之也侯甸男采衛凡五圻圻各五百里常以服貢賓于王蠻夷要服。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夷圻去王城四千里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之戎翟荒服。去王城四千五百里

呼應只倒一文法

韋昭謂日上食于祖考月祀曾高時享二祧歲貢壇墠于祭法略相表裏與周禮殊不合漢法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亦類此竊恐歲貢不專指祭言觀下文終王可見

排句轉生下錯落有致

為鎮圻五千里為藩圻在九州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周禮侯圻歲一見甸圻二歲一見男圻三歲一見采圻四歲一見衛圻五歲一見其見也各以所貢供祭禮燕享之用如犧牲絲枲尊彝玄纁之屬不在常貢之數要服者貢。要服六歲一見因朝而貢荒服者王。九州外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珤為贄蓋夷鎮蕃三服無朝貢之歲惟朝嗣王及其即位一來見耳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月祀。祀于曾高時。享。享于二祧歲貢。貢于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即上註朝嗣王及即位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無貢以助祭則修意。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已上五者次序以成而有不至則明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

體排而勢逸

修文修名同是耀德即伐不祀征不享畢竟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亦非觀兵也文致錯綜

犬戎氏句應上古健

白狼白鹿犬戎所貢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嗣子以貴始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危敗）吾聞夫犬戎樹惇（立性淳朴）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循舊德奉常職以終其身天性專一不聽穆王之責）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董份曰歷叙后稷以及武王載述邦制以及征戎

末以犬戎之效順寔之數陳出至矛

贊曰舉先王之制見不可伐有以禦我見不能伐皆極諫也

張以忠曰穆王之世王道衰缺縱勤思內治猶懼不克嗣守先王遺緒而顧廢棄祖訓遠事遐夷輿無名之旅隳中國之威黷武無烈也甚矣祭公玩則無震之言豈非千古之明戒哉

文曰質古文艷氣渾辭醇弦匏之歌鐘鼎之文蓋古書之百軼而一存者也

厲王怒謗固非監謗尤非以生殺之權而寄之于鬼物之口則將何所不至哉

防川之論極切鄭子產不毀鄉校亦是此意

簡典而腴暢

召公諫監謗 周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不堪暴虐之令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也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不可防而口尤甚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瞽樂師典樂典也史獻書。外史也師箴。少師也刺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瞍音藪○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矇主弦歌風誦百工。

司法三變

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以宣人心而言善敗

與上國人莫敢言相照應

諫工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卑賤不得自達傳以語王近臣盡規驂僕之屬盡其規以告王親戚補察補過察政瞽史教誨太師太史掌陰陽禮法之書以教誨耆艾修之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厚）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彘晉地

穆文熙曰自古中材之主未有不怒謗者厲王秦政

乃其甚者耳可當以此書坐屏也

姚寬曰天子聽政一段自是正理而首以川譬之後以山川原隰衍沃譬之各極旨趣

張以忠曰言路通塞治忽攸關其理自是洞然何厲王監謗之事後世不鑒其害反多蹈其轍者

利必有害不利名論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利源有限不在下卽在上王一專焉民必有受其困者困民以自豐誰其堪之

芮良夫諫專利 周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敷也上謂天神下謂民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頌周頌思文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經緯天地曰文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于天謂堯時洪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

無不于女時得其中者功至大也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

穆文熙曰榮公好利蓋桑弘羊之流耳以利中厲王之欲而求進其身者也

孫應鰲曰人臣欲得其君鮮有不以專利之術啓之者

張以忠曰可爲人臣以利事君之戒

上帝粢盛六句見大事在農以下正見其為大也

遠用于是乎句詞畧意詳

叙事典古奇崛更覺井井

虢文公諫不藉千畝 周語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厖純固于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覛音脉視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音談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

（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太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及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

句法變化

忽出是日也大有文致

自香潔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監察也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墢音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歆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東南長生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也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蟲也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

藉田如此關係先王經制其可廢乎

其旅曰狥狥行也農師一之○農師上士一之先徃也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君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汜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大史八之○太史掌逆官府之治故次太師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太史王則大狥大狥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修其疆畔日服其鎛○鎛音團又音博○疆境也畔界也鎛鉏屬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裕緩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之祀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于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茅坤曰歷叙藉田之制精析詳明而章法最古

張以忠曰周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宣王卽位不復知遵古制矣不知民事實國家根本王政首務況周自后稷以來世以農事開國者乎中興賢主廼不克行先王之制惜矣哉

又曰通篇只説農事之大而藉田不可廢意自

見

韋昭所謂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昭然甚明者讀是篇而知之

引三書有深意夏書見不可不儆王而畢其上湯誓見不可虐處者而陵其民盤庚見不可廣心遠鄰而施其所惡故總之曰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皆暗含

内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禮執天子器則上衡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于大事。祀與戎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考省己之中心

訓制爲一篇文字之綱

精采絢爛一節深于一節

大概議論至此入以晉侯

復起議論而與先王之敬天勤民創制立法者以訓晉侯之虐民慢上詞嚴意愷

以度人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當制立事宜爲之中心衆所信裰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弃其信也殺里丕之黨不敬王命弃其禮也施其所惡弃其忠也以惡實心弃其精也四者皆弃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庭之左曰位門庭之間

辭氣嚴重有盛朝君臣論設氣象

再起議論復入晉侯

專舉執玉一事見晉君臣之皆失必速及亦必

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猶恐有隳失也故箸爲車服旗章以旌之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明貴賤爲之表爲摯幣瑞節以鎮之摯贄同幣筐篚玄黃之類瑞五瑞節六節也虎節人節龍節旌節符節管節皆以行爲之鎮重也爲班節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恆象任事享大者必速及故晉

及預知得禍有急緩之異

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殞于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字　子公郤芮字）

張以忠曰高華嚴毅典則雍容而丰神筆力復崢嶸俊邁是左氏極卓鍊之文

又曰論最醇正直是見理確然非機祥小數之學

內傳止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二語殊峻潔

指陳洞悉

富辰諫以翟女爲后 周語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謂利于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繇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杞繒繇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繇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陳繇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同武王之女成王之姊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繇仲任鄢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爲鄢夫人爲鄭武公所滅密須繇伯姞伯姞密須之女密爲文王所滅鄶繇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亦鄭武公滅之聃

七德

由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取瀆姓所以亡息繇陳嬀息嬀姓國陳嬀陳女為息夫人因蔡侯之怨楚子滅息以息嬀歸鄧繇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羅繇季姬羅熊姓國季姬姬氏女為羅夫人盧繇荊嬀盧嬀姓國荊嬀盧女為荊夫人荊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親六親也新新來過賓也舊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夫人奉令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暨至也是其外利

精彩華腴膾炙人口

懇切若此何不悟也

也夫翟無列于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南服之侯伯）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弟封國出于宣王之世）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狄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爲王妃嬪令以翟女代之爲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翟禍）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封大也厭）

富辰若以衛王而死則得死所若以免懟而死則過矣

足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黜廢也翟后既立而翟通于王子帶故廢之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我若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翟難

茅坤曰富辰始言鄭不可伐繼言翟女不可爲后俱是持正之論

張以忠曰陳禍福之由明外利之故援引最確辯論最切若此忠懇而卒不悟何與

此篇結構最綿密篇法辭命浛節俱佳

叙先王無所利于天下之心明白痛快

襄王拒晉文請隧　周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賞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隧王之葬禮掘地通路曰隧周禮天子郊外有六隧掌供貢賦○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之義若相侵犯則有災害○先王豈有賴焉○言無所利○內官不過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卿○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死之服

此段言已非所愛

此後辭氣凜栗只改玉改行一句令他心折

以下雖強落悍宗聞之亦應胆落

諸六隧之民引王樞幹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貴賤各有差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令天降禍災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守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大物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言晉雖受私賞而心且惡之亦將以是罪我矣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屬隧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言將放辟荒裔復何陳辭之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

到末二兩句尤嚴毅鄭重

令語刺心

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何政令之爲也（何以復臨民而爲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眞德秀曰晉文定襄王自以爲不世之大功其請隧也蓋寖寖乎窺大物之漸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詞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眞可爲告諭諸侯之法

穆文熙曰不許晉隧甚得體但更姓改物以下語毋

亦太甚乎王待有功諸侯恐亦不宜爲此語也

張以忠曰晉文方定王以成霸豈遂萌不臣之念其請隧也蓋亦將假寵于王以侈示諸侯耳但王章所在漸不可長襄王嚴辭拒之宗周其尚有綱紀哉

整鍊

復總上聚歸導鍾數句鍊而遞下

太子晉諫壅川　周語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鬬者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陜○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障也流曰川○不竇澤○竇決也澤居水也此四者爲其反天性不爲○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爲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陂塘汚庳○以鍾其美○美謂滋潤○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陁音至○大曰崩小曰陁○氣不沉滯○而亦不

已上統論其理下則詳舉共工伯鯀之所以廢見壅川之失又舉伯禹四岳之所以興見順水性不防川之得議論反覆明爽

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竝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比類百則（類亦象也）儀之于民（儀準也）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傷害也）

精理至言

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之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疏川導滯。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障九澤也疏川決江疏河也導滯鑿龍門闢伊闕也鍾水豐物。鍾聚水潦以豐殖百物封崇九山。不墮山也決汩九川。汩通也陂障九澤。障防也豐殖九藪。豐茂也殖長也汩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合通四海。使之同軌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災燀。燀音諂焱起貌天曰災人曰火神無閒行。閒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蕩之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易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謂禹與四岳也厭合也帝天也皇天嘉之。胙以天

以下文勢最迴翔最跌宕

得失六一見

下。胙祿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姒猶祉也夏大也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為大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呂。以國為氏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呂之為言膂也四岳能輔成禹功比于股肱心膂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四岳唯能釐舉嘉義以有亂在下守祀不替其典。下後也典常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于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于有天下謂禹也祀或謂氏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

柳州非國語謂穀洛將毀王宮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不知小患止可疏導不可壅遏且商時河水屢決然自成湯以降無壅之者而顧目太子之諫為小子之譊亡柳過矣

間之慆慢也間代也以慆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音剖僵也絕後無主湮替隸圉湮沒也音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準也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以忠信代慆淫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龢和同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

言顯示災異欲王知儆懼

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王愼中曰麗詞謏采反覆諄至

張以忠曰靈王不修姬德而徒事壅川實出下策太子晉推原興廢肫切愷至設也天祚宗周而勿蚤世淩夷其稍振乎

先叙事起為下單子議論之綱下面辨駁方有來歷此一章法也

分四段看下逐段分應之

民事不治正以築臺夏氏之故

單襄公言陳必亡 周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覿音迪○火星晨見于辰道茀不可行也茀音拂○草穢塞路曰茀候不在疆候人掌迎送者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澤不陂障川不梁渠梁野有庾積露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蓺蓺卽藝字言不稀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膳夫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里宰掌授客館國無寄寓旅次縣無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徵舒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

只一段中亦許多議論許多質証豊贍流利文之富者

句法鮮整可愛

此段言其不修理橋梁道路而以廢先王之教罪之

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謂寒露後五日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後十日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謂建戌之中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星也謂霜降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月令之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告民曰收而場功使修囷倉偫而畚挶偫音治畚挶音本局偫具也畚盛土器挶畀土器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

此段言其妨民時而以棄先王之法制罪之

此段言其不知待賓客而

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木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林積木池積水）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常用也）野無奧草（皆墾辟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執事有次）縣有序民（執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厲民自奉）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有之曰敵國賓至（相待之國）關尹以告（司關者）行理以節逆之

以蔑先王之官罪之

到此文字更覺倣拔奇巖

理吏小行人也候人為導迎送卿出郊勞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埽除門庭宗祝執祀賓有事于廟則宗伯太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客所司徒具徒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司寇詰姦防剽虞人入材掌山澤者甸人積薪掌薪蒸者火師監燎照庭火燭水師監濯滌洗膳宰致饔熟食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政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

此段言其瀆姓簡彞而以犯先王之令罪之

已上凡四大段到此又總括之更見章法

之令有之（文武之教）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亦嬀姓）陳我大姬之後也（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姚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彞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晉楚）而無此四者（教制官令）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歸有光曰只瀆姓簡彞一端便足亡國況重之以廢

其教棄其制而蔑其官乎夫丙作色荒夏禹且重爲戒顧乃外行淫于夏氏又謂之何

董份曰陳國滅亡之故一披如畫

張以忠曰開闔關鍵處處精嚴而辭尤奇麗工鍊

按此持議剴然而語更嚴重可見先王未嘗與民爭利而輕重惟時則鑄錢之權未始不操于上後世人主利析秋毫以求國用之足不幾下同商賈乎單穆公之言深可鑒也

單穆公諫鑄大錢　周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螟蝗之類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大小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

通篇似引故實而案斷森然

民之與處數句文極頓挫

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于民。厚取厚歛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共也遠志遁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預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謂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

韋氏註云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

文彩流麗兼有古韻

川原之喻最是

均王府則有夏書五子之歌其四章也關通也龢和同平也均作鈞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言關通和平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則亦有之韋氏解與今書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日麓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及也既盡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爲田麻地爲疇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謂廢小錢斂而鑄大錢也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大曰潢小曰汙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

至此愈覺慨切

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善政藏于民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穆文熙曰穆公論妨民之財語極切當

張以忠曰錢貨以通有無周初原有定制無可變更況又必妨民用者乎單公陳詞懇惻利害較然眞可謂經國鴻議

里革之正諫宣公之聽言師存之啓沃叙述流動

月令季冬始魚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

夏槁竒

里革斷罟匡君 魯語

宣公夏濫于泗淵(漬罟于泗水以取魚)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季冬大寒之後)土蟄發(孟春蟄蟲始震)水虞(漁師掌川澤之禁令者)于是乎講罛罶(罛罶音孤留講習也罛魚網罶魚笱也)取名魚(大魚)登川禽(鼈蜃之屬)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先薦寢廟故令國人取之)助宣氣也(助宣陽氣)鳥獸孕水蟲成(春時)獸虞(掌鳥獸之禁令者)于是乎禁罝羅(罝音嗟罝兔罟羅鳥罟)矠魚鼈以爲夏槁(矠音昔矠擉也夏不得取故于此時擉刺魚鼈以爲夏儲)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長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夏時)水虞于是乎禁罝麗(麗音鹿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設穽鄂(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而

此又因取魚而推言古人對時育物之意

長魚鱉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音茶○槎研也以株生曰蘖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鮞音而○鯤魚子鮞魚未成者獸長麑麌○麑麌音霓祆○鹿子曰麑麋子曰麌鳥翼鷇卵○鷇音寇○生哺曰鷇未孚曰卵蟲舍蚳蝝○蚳蝝音池緣○蚳螘子蝝復陶皆可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別于雄而懷子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極也公間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藏所斷之罟○使吾無忿諗音審告也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別孕奇

師存一言猶有成周工箴瞽諫氣象不忘與無忘自相與應洞乎如空谷之傳聲

寘德秀曰按漢成帝不葺折檻是亦藏罟之意然忠言不用此復奚為

吳

寬曰公聞言而藏罟是知過而改固賢師存又諷其寘里革于側則益以成其君之善矣吾不意樂師而亦有此啓沃也豈下里革哉

張以忠曰惟有知過而改之君故里革敢諫而師存敢諷耳容言納諫自古鮮稱然則宣公其賢矣哉

臧文仲爲政而祀爰居見不務民義而失体故首提政字醒之

說祀典章法五段五变段段莊偉高華歷叙古帝王賢相之爲政

展禽論祀爰居　魯語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迂也言其迂濶不知政要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故愼制祀以爲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于烈山祭法以烈山爲厲山其子曰

而興不出務民義

文法變換處如層波疊嶂

句法參差仍自古雅

柱能植百穀百蔬柱爲后稷自夏已上祀之草實曰蓏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義農之間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爲上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爲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府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故民稼穡以安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勛也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野死謂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鯀鄣洪水而殛死殛誅

歷叙古帝王之祀典皆祀其有功于民見祀以報功也

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鄣防百川績用不成堯用殛之于羽山禹爲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鯀之功雖不能成禹亦有所因故曰修鯀之功也契爲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爲堯司徒能敬敷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爲夏水官勤于其職而死于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爲夏諸侯以寬得民除其邪謂放桀抒大患也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後故有禘郊宗廟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國語

文法又変換

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氏后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商人宜郊契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者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一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

結前祀典
遞用所以字波瀾層折
照上法施于民五句精醒

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也加之以山川社稷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于民而祭之所以信之于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

㬇音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王世貞曰臧文仲聞展禽之言知其賢而不能用故孔子譏其竊位又以下展禽爲不仁之一者以此

穆文熙曰文仲始而祭爰居誠爲不知及聞季子之言遂書爲三筴紀之人孰無過過而能知知而能改則亦無害其爲知矣

張以忠曰此篇歷援祀典叙述甚詳至爰居之不當

勞之一字乃敬姜立論本意又把淫字作對後面許多議論只一勞字括盡末即以不淫二字作結人情好逸惡勞敬姜乃獨為此語至引聖王處民沃土瘠土勞逸善惡足為垂世經典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皆習勤勞如

敬姜論勞逸 魯語

公父文伯退朝。退音退 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歜音觸 懼干季孫之怒也。康子位尊又大宗 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天子 日中考政。與 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而習地德

此篇中凡日日中日日入日朝日晝日夕日夜形容勞字曲盡

凡四箇而後即安字不整齊中却整齊

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
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禮夕月以秋分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矣故云少采載天文也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此因夕月而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
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慆音滔而後即
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
家事庀音譬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受事于朝晝而講貫習
夕而習復覆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昔先公後私之義自
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

此下又舉王后夫人及士妻之勞正以明已之績不爲過

此以男女君子小人總承前意復將勞字提醒叮嚀之意可謂切至

述仲尼之言乃是摘取篇中所論淫字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紞紘綖皆冠之飾）卿之內子爲大帶（內子卿之嫡妻大帶緇帶）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春分祭社藝農桑）烝而獻功（冬而烝獻五穀布帛之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大夫）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來與他且亦文家机軸

歸有光曰勤婦之職嚴子之教守古之訓光先之德
聖人以不淫賛之亦道其實也

穆文熙曰典雅莊鍊

張以忠曰篇中勞逸數語淵識名言

此篇前後渾收開合俱妙

疊下文法有駿足馳坂急水下灘之勢

昔者大任以下正申明質將善而賢良贊之二句意

文公傳讙

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讙也(文公子襄公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傴人)不可使俯戚施(僂人)不可使仰僬僥(長三尺人)不可使舉侏儒(短人)不可使援矇瞍(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不可使視嚚瘖(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瘖不能言者)不可使言聾聵(耳不別五聲之和為聾生而聾曰聵)不可使聽僮昏(僮無知昏闇亂)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邪性)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之善)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變動也)少溲于豕牢(少溲小便也豕牢廁也)而得文王不加痛焉(言生之易)文王在

在母不憂在傳弗勤是質將善也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卒能寧百神而和萬民是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故曰文王非專教誨之力

母不憂（在母娠時體不變故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奉事王季使不加怒）敬友二虢（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管叔初亦爲蔡故云）刑（刑法也）于大姒（大姒文王妃）比于諸弟（親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即伯達等八士）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适）諏于蔡原而訪于莘尹（蔡公原公莘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四公）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惠順宗公大臣恫慟也文王爲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坎鬼神無怨痛之者）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出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

大意只是言体質可裁用者則以供雜役不可裁用者則以實荒裔然其文法顛倒錯綜長短間雜有不齊之齊不整之整妙甚

末一語雋永如沙畫而金出

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于道公曰奈夫八疾何蘧篨至僮昏八者對曰官師之所材也裁用戚施直鎛王擊鍾蘧篨蒙璆不能俛故使戴玉磬侏儒扶盧緣矛戟之秘以爲戲矇瞍修聲聽專故使審樂聾聵司火親審故使主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無用之人投之荒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成濟者就而通利之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而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穆文熙曰若如胥臣此言則教可廢乎或亦陽處父非可傳人者乎舉疲病之質以槩善良非所以訓矣

張以忠曰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曷嘗謂教誨可廢乎

愚謂胥臣此論最純正無疵

太子及二公子居外而一孽子居內奪嫡之謀已成

史蘇論驪姬敗國 晉語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女子同生謂後生曰娣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絳晉時都也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爲鎮于外以儆備于戎翟無恥辱于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昔者謂古明王也爲百姓爲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

名言

好其色必授之情一句曲盡人主待讒姦嬖子之情

不得攻伐之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民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以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義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

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本謂史蘇

茅坤曰古今禍本多繇于此覆轍在前而不鑒最足深慨

張以忠曰當獻公卜伐驪戎時史蘇已占其勝而不吉蓋兆固先告矣顧乃不設遠慮而畜女戎又蹈其術中而不覺卒至亂迄數世嗚呼後之人其可以鑒矣

可謂至言通篇意不越此

語入精細禍机灼然

范文子論戰 平山評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量也量晉之德亦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脩則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力功

料事如鏡

詞秀而腴

武子之言似忠但不審禍机終屬匹夫

也將自伐其知 自多其功也 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 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 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 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也 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 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 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 產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 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 韓之役秦獲惠公 郯之役三軍不振旅 楚敗晉師于郯師敗眾散故不能振旅而入 箕之役先軫不復命 晉人敗翟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于君 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 違避也 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 不能慮遠 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

不相聽即上內憂

所謂委室而徒退者

鄢陵之勝功由郤氏故欒書忌嫉之而計滅其宗又懼禍及已而遂與中行偃弒厲公于匠麗氏

末掉一語關照德字章法甚緊

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于鄢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犨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賄也）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不潔公所爲）遂弒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蟜爲卿故殺三郤長魚蟜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弒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

眾也○○烈業也服者眾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會于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李東陽曰欒書不從范文子之言釀成弑君之禍則書之罪殆不容誅矣

張以忠曰逆知內難必作絲髮不爽文子固蚤見哉蓋亦滿損謙益之道自如是耳至危言深慮足以聳動欒書而卒違其言以兆禍宜再世而隕厥宗哉

韓宣子身爲上卿不修德而貧是憂豈保世之主哉叔向之規不惟破其俗見且足動其懼心

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

叔向賀宣子憂貧 晉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爲晉上卿而反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畜也宜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十下奔

可謂後人侈泰之戒

轉入愈足醒動眞忠告之論

也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宮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犨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賀憂貧非賀其貧也賀其貧而能立德也）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茅坤曰桓子宜及于難而賴武以沒其身見有儉德者猶能善後也懷子可以免難而罹桓

以十見無德者後雖改行猶罹其殃也又
深言郤氏以明之後又摠括一篇之意可
見慶刑無門惟人自召

張以忠曰大足藥石宣子

敘事簡當尤精切有味

此段叙簡子先世憂患所以成德讀之令人有儆省處

疊用德字莊而不板

前面數箇師保字揔以明委土可以爲師保之意

郵無正諭壘培 晉語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隳其壘培（壘荀寅士吉射闢趙氏所作壘壁也壘墼曰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爲之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于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離也難謂莊姬之讒趙氏見討）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爲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在位（爲卿）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無師保在公宮故）基于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于身以能復其先業）及景子（趙成）

此段言簡子安樂所以懼患及尹鐸增壘之意文極奇警

至言格論

說字應怒字賞字應殺字關合最妙亦見簡子能從

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于國順德以學子（學音效敎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當師保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亦免難）初伯樂[illegible]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

德怨鎖報復而散朋黨

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自若焉

穆文熙曰無正引喻詳明搆語精深足以警動簡子然簡子賞鐸鐸歸祿無正無正不有其功均之爲善行矣

張以忠曰簡子欲毀壘培而鐸反增之是何等識力眞保障哉若無正不修私怨而惟急主圖心事磊落光明品尤卓絕

此因靈王之稱一美遂以美字極言之反正論疏意自互發

先以美字翻明

氣蕩漾

此段舉楚先王之為臺雖不點出美字而美自見

韓評臣論內數問事本此倒與有虛致

伍舉論章華之臺 楚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以賢受寵服也）安民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德）致遠以為明（能致遠人）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形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

錯綜用數焉字

此段言靈王之臺不得爲美蓋直批其醜者

始作臺以耗則臺成而請諸侯與登之不來則懼之以威放情肆志靡所止極不亡何待

此段又詳其所以爲美申明前意

頓子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盛容也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目觀則美德則否也〕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

此又舉先王之爲臺榭典上楚先君一段照看

此段文法凡屢轉屢變先用故字一轉次用數其字再轉又次用數之字三轉引詩爲証亦有數箇之字

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習戎事）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爲氛吉氣爲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其足以臨見之而已）臺度于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而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爲之（取不害穀）城守之本于是乎用之（取其餘）官寮之暇于是乎

何等湊巧何等天然

隙之事不廢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農不妨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氛祥而避災害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者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以爲得事之正楚其殆矣

仍用一美字收煞幾倍精神

汪道昆曰靈王以臺爲美而伍舉以修德爲美議論翻覆開道百端可謂因事納忠者矣

張以忠曰高華古雋文氣未嘗散緩先正以爲似兩漢後文字恐未然

靈王即恨諫史老下不宜以此惡之鬼中殤宮是何言與

此段叙武丁納諫之所以興

白公子張驟諫靈王 楚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巳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傳說以入于河。遷于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亳都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卿士患之。患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令命也稟

雖述說命語另是一種奇嚴數使字點綴尤佳

氣沛如決川

相字發明同丁求善無已之心甚懇而未至武丁者

受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類善也茲此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公上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二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使磨礪已也若津水用女作舟喻遭津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也乂治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

又當何如惜靈王之不悟也

說靈王身上去

此段敘齊桓晉文之納諫之所以興

又說到靈王身上去

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以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詰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而至于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爲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

拒諫若此安得不敗

語奇而雋

言取辠也辠古罪字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憖猶願也寘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也賴恃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犛犛牛也規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難盡而又以規諫爲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遂趣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東地也

董份曰援古証今諄諄懇篤真可爲諫臣法靈王于子革之隱諷悟而不能自克于子張之理諭昏而不能悟宜其有乾谿之辱也

張以忠曰靈王弒君簒國居非其位縱從諫如流猶

懼不免況甚之以凌暴又愎諫乎一國棄之如遺跡固其所矣

正論不可移易

與四臣照千里意同

王孫圉對趙簡子 楚語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玉佩以相禮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毁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物事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可居曰洲徒其名也箭草名可爲箭龜珠

議論暢達足以服人而文法轉折極妙是一篇極有結搆文字

南國之人乃有此鴻論趙孟安得不媿服

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以卜吉凶珠以禦火災角以爲弓弩齒象齒所以爲弭皮虎豹皮也以爲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爲甲胄羽鳥羽所以爲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賦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于神故皇神相之皇天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弄之物非國之寶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

微刺簡子

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

譁囂之美譁囂猶譁譊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唐順之曰末段發揮暢盡

張以忠曰是時楚當喪亂之後又釀禍于白公使果

能報善何以及此王孫圉之對不過夸敵

國耳然持論正大自足折服簡子